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海藏樓詩集

增訂本

上

鄭孝胥 著

黃 珣
楊曉波

校點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海藏樓詩集

增訂本

上

鄭孝胥 著

黃 玿 校點
楊曉波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鄭孝胥著;黃珣,楊曉波校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2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6755-3

I. ①海… II. ①鄭… ②黃… ③楊… III. ①詩集—
中國—近代 IV. ①I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26977 號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海藏樓詩集增訂本
(全二冊)

鄭孝胥 著

黃 珣 楊曉波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23.25 插頁 8 字數 470,000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100

ISBN 978-7-5325-6755-3

I·2653 平裝定價: 78.00 元

如發生印裝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鄭孝胥像

海藏樓詩卷第一

閩縣鄭孝胥

春歸

以下已丑

正是春歸卻送歸斜街長日見花飛
茶能破睡人終倦詩與排愁事已微
三十不官甯有道一生負氣恐全非
昨宵索共紅裙醉酒淚無端欲滿衣

六月十六日觀洗象

去年英吉利減緬甸

宣南洗象迎初伏萬騎千車夾水看
法駕舊儀從鹵簿玉泉新漲試波瀾
蒲甘國破封難復莽氏民存業遂殘
留汝南荒遺老在可堪有齒已先寒

九日獨登清涼山

科頭直上翠微亭吳甸諸峰向我青
新霽雲歸江浦暗

名流詩話

蒼虬曰人有恒言觀其詩可以知其世毋寧謂觀其詩可以知其人耳其人之志氣性情襟抱遭遇皆于詩中見之人之一生由少而壯而老所經歷有不容已于言者言之斯已矣不貴多也若無所爲而強爲之累矣且人之精神意氣發洩于盛年旣已成就不必更添蛇足昌黎病起泛舟詩有無窮之慨味東坡海外詩另換一境地詩亦換一面目故佳若二公晚年更作南山秦州八觀等詩則不類矣後人不知此詣年七八十猶若與少年爭勝者殊可笑耳故晚年之詩著墨不多神理內斂皆其應得之象不可以爲疵也但觀其自立之地如何耳少年之詩貴有干將莫邪之利斧香通體之美迴

壯負劉郎一世豪
登臨猶目怯臨
陂河流貫市潮痕
上夕照當樓朔
氣高
逐鹿中原成浩劫
飢鴻四野極
哀號
諸賢更事應同慨
試為蒼
念彼曹
中原露臺登高賦
呈

釋哉詩人並請
諸公教政
己丑九月孝胥

序言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於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爲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爲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爲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志考訂研究爲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爲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爲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甲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搜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爲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煙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祇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舍、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前言

不少歷史人物具有兩面性，這在鄭孝胥身上，表現得尤其突出。

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鄭孝胥是一個享有盛譽的詩人，是晚清同光體閩派的領軍人物；而在中國現代史上，他却淪為漢奸，充當了偽滿洲國的總理大臣，因玷污民族氣節而為世人所不齒。觀其一生，鄭孝胥始終是一個奔競仕途、熱衷功名的人；但在他的詩中，却時有吟詠歸隱之作，不乏蕭散閒逸之趣。即使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在表面上鄭孝胥也呈現兩截現象：辛亥革命前，他尚能關注現實，參與革新活動，所言所行，不乏可觀之處；辛亥革命後，則頑固不化，至死不悟，從前清遺老淪為民族罪人。而在他的政治生涯前期，也存在着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前後不一、內外不一的現象。這種種兩面性，在鄭孝胥的詩中充分反映出來，便呈現出一種雜亂的條理、矛盾的真實——作品所寫前後很不一致，但和其一生的行事相合，和其當時的心態相符。此外，由於鄭孝胥一生詩體屢變，使其詩的形式、風格，也呈現多樣性和不一致性。

詩言志，這是中國古代文論中一個最經典的命題。志是志趣，既是情感的流露，也是思想的表現；吟誦詩詞，既能感受積極健康、奮發有為的情懷，也會發現陰暗醜陋、消極頹廢的心態。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一面，在詩中都要比在其他文字中，表現得更直接、更袒露。惟其如此，從詩中往往能看到一個比史書更真實、更全面的社會和人生。

由於鄭孝胥本身的特殊性，故一部《海藏樓詩》，不僅具有可供借鑒的藝術價值，還具有其他同光體詩人所沒有的、或者說難以相比的史料價值和認識價值。即使作為一個反面人物，鄭孝胥及其所關聯的那一段社會歷史，亦不乏警示與教育作用。

作為一個複雜的具有兩面性、或者說多樣性的歷史人物，鄭孝胥為後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多種解讀的可能。但作為一部詩集的前言，本文著重要說的，是他的詩，是一個已被唾棄的政治詩人及其仍能在文學史上佔據一席之地的詩歌創作。

對詩人鄭孝胥的界定，離不開「同光體」這一特定的文學範疇。這個近代文學史上的重要文學流派，就是由他和同光體閩派另一領軍人物陳衍首先提出的：「同光體者，余與蘇戡戲目同、光以來詩人不專宗盛唐者也。」^{〔一〕}對此，錢仲聯先生作了這樣的詮釋：「同光體……這一派的詩人，大抵上都不滿墨守唐人、泥古不化的詩風，承襲鄭珍、何紹基開導了先河的宗尚宋詩的風尚，希冀在學古的領域內開拓詩歌的新途徑，使詩歌具有新的生機。」^{〔二〕}陳衍標舉「三元」（開元、元和、元祐）之說^{〔三〕}，這是古近體詩

三個演進階段，也是學詩的門徑，在崇尚宋詩的前提下，融入唐人的詩格和詩法。同光體浙派的領袖沈曾植創「三關」之說，即去掉陳衍「三元」說中的開元，換上元嘉，由唐、宋上溯，做活六朝，融謝（靈運）、韓（愈）、孟（郊）、黃（庭堅）於一爐^{〔四〕}。近代詩唐宋派的首領張之洞，提出「能將宋意入唐格」的主張，即既有唐人的藻采，又有宋人的骨力。但張之洞明顯輕視江西詩派，甚至稱之為魔派：「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五〕}他和鄭孝胥論詩，務以清切為主，對於當世詩流如陳三立、沈曾植等能獲盛名，很不理解。鄭孝胥雖居張之洞幕府，薰蕕甚深，却認為詩之為道，「殆有未能以清切限之者」^{〔六〕}。此言頗有弦外之音，實際上是對唐宋派詩風、詩論，不表贊同。

相對於其他同光體詩人，鄭孝胥的詩論在實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他曾在日記中抄錄吳之振《宋詩選·序》中的一段話：「嘉、隆以還，尊唐黜宋，實未見宋詩，並不知唐詩也。」（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記）他尤其讚賞方孝孺《論詩絕句》：「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昆侖派，却笑黃河是濁流。」認為「非具正法眼者，烏能道此。」（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日記）不過對宋詩的推重，並未取消他對唐詩的敬意。鄭孝胥早年與其叔祖鄭世恭論詩，鄭世恭以天象比喻唐代詩人：「謂少陵如日；太白如月；摩詰如雲，隨地湧出；孟浩然如雪；高、岑如風；孟郊如霜，著人嚴冷，其氣肅殺；昌黎如雷；長吉如電；飛卿詩遠勝義山，在天虹也；盧仝、劉叉等電也；自初唐至盛唐，如四傑諸公，五行二十八宿也。」鄭孝胥補充說：「韋蘇州之雅淡，在天為露；柳子厚之沖遠，在天為銀

河；元、白霧也，能令世界迷漫。自宋以下，則不足擬以天象矣。」（光緒八年六月廿四日日記）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句，唐代詩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至少在那時仍要遠遠高於宋人。鄭孝胥一生詩體屢變，原因就在他的取徑相對說要寬些。在他看來，江西派的格局似乎小了些，僅學宋人或僅學唐人都不够。他曾告人作詩之道：「今宜取唐人詩二家，宋人詩三兩家，國朝人一家，置案頭常看之，久又易之。」（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日記）鄭孝胥集中佳作，如：

門掩餘寒綠盡生，小廊淨掃稱閒行。春陰庭角雲如墨，襯出江梅半樹明。

——《小廊》（卷三）（七）

人日梅花空滿枝，閒愁細雨總如絲。臨江官閣晝欲暝，隔岸楚山陰更宜。逋客偶來能自放，翔鷗已下又何之。憑闌可奈傷春日，不似江湖獨往時。

——《人日雨中》（卷四）

蕭然放棹入秋陰，得意秋林爾許深。雲水光沉波漸遠，蒲荷氣重暑難侵。低飛群燕如閒客，彌望高樓亦暮岑。一片夕陽紅到岸，莫將塵夢換詩心。

——《息庵招同泛舟佟樓至八里臺》（卷十一）

這些詩，均能「融會唐、宋之界，而自成一家言」（八）。

鄭孝胥寓居上海時，築有海藏樓。此樓爲他獨居之所，不帶眷屬。據林紓言，此樓乃取蘇軾「惟有

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詩意命名^九。日後所編詩集，即取名《海藏樓詩》。

在鄭孝胥詩中，最早隱含「海藏」二字的，是作於光緒十九年七夕的《七月七日官舍風雨中作》：「四圍山海一身藏，歷落嶽崎自笑狂。天際雲濤秋益壯，樓頭風雨晝初涼。操心稍悟安心訣，更事翻思忍事方。獨有韋郎言可念，俸錢虛愧對流亡。」（卷二）當時鄭孝胥正任駐日本神戶、大阪總領事，因見來日本的華人多半爲流亡之民，有感而作。此處「海藏」，只因日本國土多臨海而已，似乎並無特殊的意義。而五年後（光緒二十四年）在上海所作的《海藏樓試筆》（卷三），「海藏」二字的寓意，就很明顯了：

滄海橫流事可傷，陸沉何地得深藏？廿年詩卷收江水，一角危樓待夕陽。窗下孔賓思遯世，洛中仲道感升堂。
陳編關係知無幾，他日誰堪比《辨亡》？

那天是正月初一，恰逢日食，鄭孝胥在家整日校定《經世文·洋務編》。滄海橫流，國難當頭，如果不能圖強自救，雖此身藐藐，何處能藏？相比蘇詩，裏面包含着更多的無奈和憂憤。這裊裊詩魂，比冥頑不靈的保守派少了些夜郎習氣，比醉生夢死的玩世者多了些憂患意識，但又明顯缺乏維新志士揮斥指顧的豪情，不見「詩界革命」鉅子筆下的激昂鏗鏘之聲，而這正是鄭孝胥前期創作的一個特色。現存集中有《海藏樓雜詩》和《續海藏樓雜詩》四十二首，形式上效法陳子昂《感遇》詩、朱熹《感興》詩，或寄情，或說理，或敷陳，或比興，或論世事，或談藝文，僅就內容而言，堪稱一部《海藏樓詩》的具體而微了。

海藏樓詩在當時詩界，衆口傳誦，聲譽甚隆：「閩社詩人光緒初，海藏詩派滿江湖。」^{二〇}「近來詩

派，海藏以伉爽，散原以奧衍，學詩者不此則彼矣。」^(二)「其得風人之旨，有書有筆，雅俗共賞者，其惟海藏、聽水之倫乎？」^(三)張之洞見鄭孝胥詩，驚嘆道：「鄭蘇堪是一把手！」^(四)金大羽一代雄才，也說：「樸屬蒼秀，睥睨一世，正不必以輞川、四靈相比附，而自成爲海藏之詩，足千古矣。」^(五)林庚白目空一切，惟獨對鄭孝胥別樣看待：「十年前，鄭孝胥詩今人第一，余居第二；若近數年，則尚論今古之詩，當推余第一，杜甫第二，孝胥不足道矣。」^(六)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則以鄭孝胥爲當時詩壇副帥，予以「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之席。

陳衍敘《海藏樓詩》，歷敘鄭孝胥學詩途徑：始治大謝，浸淫柳州；乙酉歸自金陵，亟稱孟東野；繼學晚唐韓偓、吳融、唐彥謙諸家，北宋梅堯臣、王荊公諸家；再變爲姚合體。

鄭孝胥「論文左韓堅右柳，柳柳州外尠作手」^(七)。自謂：「嗟余嗜柳自童稚。」（《宋廖氏世綵堂河東集》卷十）陳衍《石遺室詩話》和葉參等所編《詩話》，都收錄了他的《錄柳州詩畢題卷後》詩：

河東文章伯，童冠拔時選。翻飛觸世網，壯歲坐遷轉。盛名自取病，衆詬實不淺。懲疾辭徒悲，晚景遇益蹇。麗思鬱欲流，驚才踟未展。橫經眇心貫，讀騷儼躬踐。蓄悲語離奇，取幽氣奧衍。發爲澹蕩作，噓吸出墳典。五言暨七言，老手廢雕篆。每放寂寞遊，偶托釋老辯。鮑謝方抗行，李杜足非覲。以茲窅妙篇，千古解易鮮。當代競宗韓，北辰故易顯。那知東方曙，啓明上雲巘。晴窗與往復，塵慮得驅遣。心折弔屈文，語息特修蹇。偉人不世出，我輩類狂狷。懷哉文先生，吾硯蝕秋鮮。

陳衍以爲：「海藏善說詩，尤深《小雅》，余嘗聞其說《大東》矣；喜頌《離騷》，其音繁以厲。唐人則柳州、東野，皆變雅、《離騷》之遺也」〔七〕。質之此詩，不爲無見。鄭孝胥推重柳宗元詩，主要在其性情，而非形式，但實際上受柳詩形式美的影響也很大。葉玉麟云：「『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柳州文也。公詩『一丘一水饒蕭瑟，盡戀斜陽晚未回』，尤精警。又『殘年付夕陽』五字，蒼茫無盡」〔八〕。這尚是明顯的摹仿。就其詩風而言，也呈現清蒼峭秀的一面：

濕草留蟲語瓦溝，松須沾雨悄鳴秋。窗間才覺收殘暑，一段新寒又滿樓。

——《樓上涼甚偶成一絕》（光緒十八年八月廿九日日記）
過雨騰虹挂楚鄉，驚波無際晚風涼。江湖萬轉山千迭，喚起閒愁是夕陽。

——《過岳州作詩二首》（其一）（宣統三年閏六月廿六日日記）

這類詩，清妍雅健，如前人所言：「風骨高絕。一篇之中，往往無精語可見，而氣韻自爾不凡，此最難到。」〔九〕

「枉被人稱鄭重九」（《九日》，卷十）。鄭孝胥於每年重九日必作詩，而且多爲人稱道。葉玉麟稱其重九詩：「練蕭寥憤恨之氣，以平淡語紆折出之，而自然深雋，宜一世人推『鄭重九』也」〔一〇〕。如民國三年所作《重九雨中作》（卷八）：

風雨重陽秋已深，却因對雨廢登臨。樓居每覺詩爲祟，腹疾翻愁酒見侵。東海可堪孤士蹈，神州遂付百年沉。

等閒難遣黃昏後，起望殘陽奈暮陰。

據說沈曾植讀到頷聯上句「樓居每覺詩爲祟」，大爲讚賞，云：「但愁對句難佳。」及見下句「腹疾翻愁酒見侵」，爲之傾倒不已^(三二)。此詩觸境感懷，百端交集，詞意沉著，風神彷彿柳宗元謫居永、柳之作。

唐代詩人，韋、柳並稱。鄭孝胥尊柳慕韋，尤其對韋應物沖漠淡遠的詩風頗爲神往：「平生夢韋柳，一字不能到。」（《答張君裁》，卷十二）「平生一深念，異代愛雋永。」（《錄韋蘇州詩題後》^(三三)）由雲龍稱海藏樓詩：「如空谷幽蘭，雖乏富麗，殊饒馨逸^(三四)。」鄭孝胥詩造語生峭、清言見骨的一面出自柳，而意度簡穆、韻味淡遠的一面，顯然有陶、韋的影響。如：「雨後秋堂足斷鴻，水邊吟思入寒空。風情誰似楓林好，一夜吳霜照影紅。」（水痕漸落霜漁汀，禿柳枝疏也自青。喚起吳興張子野，共看山影壓浮萍」（《吳氏草堂》，卷一）、「一聽秋堂雨，知君病漸蘇。欲論十年事，庭樹已模糊」（《同季直夜坐吳氏草堂》，卷二），陳衍見後，贊道：「韋蘇州之『獨憐幽草』，蘇東坡之『竹外桃花』，不是過也。」^(四)

韋、柳作詩，深受陶淵明影響。詩中月白風清的境界，與詩人光風霽月般的人格融爲一體。鄭孝胥曾作《書韋詩後》，專論作者性情與創作的關係：

爲己爲人之歧趣，其微蓋本於性情矣。性情之不似，雖貌合，神猶離也。夫性情受之於天，胡可強爲似者。苟能自得其性情，則吾貌可，神未嘗不可以不似，似則爲己之學也。世之學者，慕之斯貌之，貌似矣，曰異在神，神似矣，曰異在性情。嗟乎，雖性情畢似，其失已不益大歟？吾終惡其爲佞而已矣。韋詩清麗而傷雋，亞於柳；多存